

我与平报的故事

往日时光

上世纪80年代末,我揣着铁肩担道义的梦想,踏入了平顶山日报社。当时的平顶山日报社还蜗居在老市委院内的一栋简陋办公楼内,那时的《平顶山日报》只是一张四开的小报,虽然版面有限,稿子也多豆腐块,却是平顶山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平顶山人通过这张小报,见证时代变迁、聆听社会发展。

时光回溯到1999年7月,那是我“报人”生涯的一个关键节点。一天,时任平顶山日报社社长贾汉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谈话,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让我与报社的余春英老师一起,创办《法治周刊》,并叮嘱我要把此刊打造成《平顶山日报》的一张名片。

贾汉社长的话至今还在我耳边萦绕:“中国法治之路漫长而艰难,它不仅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坚持不懈地推动,更需要有责任感的记者去监督。”

经过数月的筹备,《法治周刊》终于如期与读者见面了,我和余春英老师没有辜负贾汉社长的期望。《法治周刊》一发行,很快就在我市政法各部门及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人的一生,难得有几位挚友。年过半百的我,静思下来,倒也不少,其中一位挚友已与我风雨相伴26年,她便是《平顶山日报》。1982年,《平顶山日报》伴随着鹰城改革开放实现了凤凰涅槃式的复制重生。

上世纪90年代,被誉为河南省水泥行业一匹黑马的平顶山天广集团以其“八百好汉一条心,敢叫青石变成金”的独特企业文化,吸引了很多高校毕业生前往。抱着对“天广地阔”的美好憧憬,1996年,我来到天广集团宣教处工作。因为工作需要,我有了与《平顶山日报》相识、相见的机会。

我负责企业对外宣传工作,“每月要有一篇企业新闻见诸平报”的量化考核指标,逼迫我必须主动去研究、揣摩《平顶山日报》,以便自己的作品能尽快见诸报端。然而,拥有500万人口的鹰城大

《法治周刊》的关注点在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条例等的颁布与实施,以及它们将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我清楚地记得,收容遣送条例的废除,让城市里的“外来人口”不再战战兢兢地生活,可以自由地走在城市的街道与公共场所;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修改,让作为私人事务的结婚与离婚再也不用事先经过单位领导的批准,公民有权利依法决定自己的婚姻……作为一名法治记者,我有幸参与了这些重要法治变化的记录与报道。与此同时,我通过对一个个鲜活案件的报道,宣传法治、公平、正义,监督社会不公。

2001年10月,报社在机制改革中将《经济周刊》《法治周刊》《教育周刊》合并,成立周刊部。我通过竞聘任周刊部主任,随后又相继创办了《消费周刊》《健康周刊》,这一阶段是我报人生涯最难忘的历程。20多年来,每出版一期《法治周刊》,从策划、采访到写作我都亲力亲为。粗略统计,到目前为止,《法治周刊》已出版1600多期,真正成了叫响鹰城的一张法治名片。

从事政法战线报道20多年来,我根据自己的走访与调查,写出了

一批有影响的典型报道。推出我市检察系统模范先进人物的报道,霍新泰与马俊欣的事迹享誉全国;推出我市公安系统模范人物的报道,赵根元、刘克清等公安英模的事迹传颂中原……

20多年来,我时常想,法治记者的责任不仅仅是法治报道,也不仅仅是将法律条文转化为简单易懂的文字,变成生动感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通过新闻媒体的作用,为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中国的法治进程,提供一份有力支撑。正是带着这种认知,我结合自身报道的案例,用新闻的视角,先后撰写出版了《卢评贪渎》《卢眼看法》《法制视点》等四部法治系列专著。

值得一提的是,由我专著的《法制视点》一书,得到了人民日报社原社长、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邵华泽的肯定,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赵德润为本书作序。

长期以来,我的足迹踏遍了鹰城所有的政法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我经常看到,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在受到法律制裁之前对法律的无知,一些人不知道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一些人明明是受害者却糊

里糊涂成为犯罪嫌疑人……面对这些,作为记者我该做些什么,我能做些什么?

一次又一次,读者走进我的办公室,要我帮忙,向我寻求法律援助。尽管他们的要求已超出了媒体的职责范围,我还是力所能及地为他们提供帮助。是他们的信任在激励着我,让我无法躲避那渴望的眼神。传播法律知识,让法律融入我们的生活,让人民群众沐浴在法治的阳光下,作为记者,我又不容辞。

为了对这份职业的爱与执着,我克服了重重压力,甚至多次面临威胁与危险,但我无愧于法治记者的称谓。由于成绩突出,我被省公安厅聘为特邀督查监督员,连续两届被选任为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六五”普法、“七五”普法都获得了全市“普法先进工作者”称号。

34年的报人生涯将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也是我生命中最华丽的岁月。2019年11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为我颁发了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的奖章和证书。我深爱平顶山日报社,深爱《法治周刊》。为着当初的梦想,为着这份执着,我会再接再厉,为鹰城法治的明天贡献自己的心血和汗水。

写新闻时去比葫芦画瓢……久而久之,在《平顶山日报》几位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从一个新闻“门外汉”变成了“门内汉”。

2008年初,我到郟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努力做好全县新闻宣传工作的职责使命,驱使我每天更认真地读《平顶山日报》。因为常读《平顶山日报》,我把握住了全市的新闻宣传舆论导向,及时了解了上级党委的最新工作部署,还为我提升新闻写作水平、扎实做好全县新闻宣传工作提供了指导帮助。

如今,《平顶山日报》已伴随我走过了26个年头。26年来,作为我的一位挚友,我从她严谨而不失诙谐的语言风格中,从她大气而又典雅的“音容笑貌”里,学到了很多知识,领悟到了很多做人的真谛。这位老师过去是我成长路上的学长、工作中的良友,今后仍将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住在对门的猫

◇ 刘改徐

我家对门,住着一位老太太。她沉默寡言,走路脚步很轻,永远无声无息的样子,唯一能唤起她热情的,似乎就是一只猫了。

那只猫体态肥硕,毛发光滑如水。阳光晴好的日子,老太太会搬着小凳子出来,她老人家衣着朴素,过日子很节俭的样子,手里端着猫食却总是最好的,火腿肠是名牌的。喂猫时,她还会自己嚼一嚼,唯恐小家伙消化不了。她还会拿一把小梳子,慢慢为猫梳理毛发,而那猫也一副很享受的样子,伏在老人怀里一动也不动,如熟睡的婴儿。

春节到了,老太太去南方与女儿团聚,一个远房的亲戚为她看房。看房子的年轻小伙子白天不在,只是晚上来住,有时候,随便捻点什么剩饭来喂猫,有时候两手空空。老妈每次喂我们家小狗时,总会叹息着说:“老太太的猫遭罪了!小可怜儿!”

我们集体反对老妈去理会那

只猫,老太太整天一副不理人的样子,凭什么帮她喂猫呀?可是,心肠软的老妈还是会悄悄丢两片火腿给那只猫,那猫多日不见腥,自然狼吞虎咽。后来,老妈干脆在自家门口放一只小碗,每天倒些小米粥,嘴里还念念有词:“伙食没以前好,将就着吃点儿吧!”仿佛那猫真的通人性。

日子久了,只要听到我家门响,那只经常被小伙子关在门外的猫,就会欢快地跑过来吃猫。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老太太终于从南方回来了。她看到依然还是那么肥硕的猫,再看看我家门前的“餐具”,老太太终于明白了。

那天晚上,老太太第一次敲响了我家的门,抱来了一堆从南方带回来的特产,还有她的猫。

我一向不喜欢养宠物,但还是很感谢邻居家的这只猫,它像一个温情的使者,敲开的不仅是冰冷的防盗门,还有一颗颗原本紧闭着的心灵之门。

城里人和乡下人

◇ 刘天文

在城里工作了几年,勒紧了裤腰带,掏光了老爹的家底,还借了外债,才买了一处房产。面积之小,说是斗室、蜗居都不夸张。

搬入新居前,老娘不顾我在电话里再三劝阻,执意要来城里看看新房,顺便“摆置、摆置”。她说的“摆置”,就是烧烧香、磕磕头,祈求得到各路神仙佑护。其实,老娘不信鬼神,对她这种行为,我暗自揣测:不承认人家,还觑脸抱人家大腿,人家会搭理?不帮倒忙就不错了。

之所以劝阻老娘,是因为她人生中的远足,不过是到过离村庄十里外的乡镇。我十分确定,她进城一定会迷路。电话里一遍又一遍给她规划路线,老娘显然当成耳旁风,拿她的话说,她走的桥比我走的路还长,闭上眼,在村里想摸到哪儿就能摸到哪儿。

老娘一意孤行,拎着个蛇皮袋就进城了。老娘迷路是意料之中的事。没意料到的是,她被警车免费送回家。面对我的幸灾乐祸,她恶狠狠地说,“有困难,找警察,老娘没教过你?”我偷笑:“老娘没教过,老师教过。”

老娘变戏法似的,从蛇皮袋里掏出几个馒头,乒乓球大小。我立刻眼冒绿光,馒头可是我的最爱。我涎脸伸手,老娘也斜着我,不說話。忽然明白,这是供品,我这是作孽,神仙口里夺食。

老娘跪在案几前,从来没有过的庄重,絮絮叨叨着磕头。

老娘住了一晚,第二天招呼也不打就走了。我还寻思,咋了?得

罪老娘了?直到老爹偷偷告密,“恁娘进了一回城,受伤了。”老娘她六十多年经过风吹日晒、雪洗雨淋的体格,以及可以横扫村里两条街的功力,还会受伤?老爹又说:“恁娘在你那个小区,拎着蛇皮袋,装了馍,见到遛弯儿的老太太、老大爷就给一个。有个老太太接过馍,转身喂了狗。”忽然明白,老娘身体没有受伤,她真正受的伤,是她觉得她乡下人的身份、幼稚的行为给她城里的儿子丢脸了。

我以为老娘多多少少要消沉一段时间,没想到过了一个月,老娘再次进城,还带着老家的土特产:野苋菜、野马齿苋菜、嫩红薯叶……当然还是蛇皮袋装着,不过都分给了小区的老太太、老大爷。这可是正宗的绿色无公害野菜,在城里可是好东西,老太太、老大爷们稀罕得不行。老娘大方,以至到她的儿子家,蛇皮袋里一片菜叶也不剩。

此后,老娘俨然成了他们的“大姐大”,还把一群老人忽悠到了乡下老家。一个乡下老太太带领着一群城里老太,于田野、河边、山间,刨茵陈,挖榆钱,摘槐花,采野苋,刨蒜葱……

在老娘的观念里,世上就两种人——城里人和乡下人。一天,她对我说:“世上不只有城里人、乡下人。”我以为她开悟了。她又说:“世界都地球村了,哪还分城里人、乡下人,都是一家人。要分吧,只有中国人、外国人。”我挥击她:“都地球村了,还分中国人、外国人,不矛盾?”老娘瞪我一眼:“我爱国!”

挚友

◇ 宁建鹏

地,每天发生的新闻事件太多了。发生在县属一家企业的新闻事件,在《平顶山日报》“眼里”简直“太小了”,一次次投稿,一次次石沉大海。一天,一位《平顶山日报》编辑老师打电话告诉我:“要把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写精、写活、写透,需要深入采访,去挖掘新闻事件背后的东西,去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要擅于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一滴水中见太阳……”

高师指点茅塞开。为写出好新闻,我爬到百米高的机立窑顶部,钻进近40摄氏度的球磨机里面,深夜穿梭在机声隆隆的车洞里。渐渐地,我的稿件从《平顶山日报》夜班编辑老师邮箱里的“常删稿”,升级为编辑老师的“常选稿”,来自郟县

天广集团水泥厂的新人新事通过平报传遍鹰城大地。

新闻作品是一个发现、采写、修改和提炼的过程,要创作出一篇优秀的新闻作品更需要如此。为学先进、找差距,不断提高自己作品的见报率,在当时没有网络电子版的情况下,我每天拿着平报把自己认为最好的稿件剪下来,粘贴在专用剪报本上,以便空闲时间去认真学习、反复揣摩。每天还抽出时间,手捧最新的《平顶山日报》,去领悟一版的题材要求,去学习二版的选题内容,去钻研专版(专题)的行文特点甚至还把自己觉得最精美的新闻标题、最有哲理或示范引领作用的新颖语句摘抄在读报本上,以便今后

留心处处皆文章

◇ 孙希彬

新天地,又惊喜,看啥都新鲜,看啥都喜欢,忍不住欢笑、跳跃、嚷叫……只不过孩童闯入的是迪士尼乐园,舞笛闯入的是文学百花园。做文学是极需一颗童心的——率真、好奇、敏感的文学之心,世故、苍老、麻木是文学的大敌。见过太多的看客,他们有不低的素养,认识境界认知能力也不低,但他们只愿当看客,对名山大川不发声,对世情人情无动于衷,迟钝?懒惰?麻木?恐怕?还是见怪不怪见多不怪?哀莫大于心死,倘若对自然的大好美景、人间的惊心动魄都麻木无感,那么文学已死。如此说来,倒显出了舞笛的难能可贵,无论面对大好河山还是世情人情,都充满了激情,愿意发声并敢于发声,惟其如此,他才能写出大量的文字,推出厚厚的作品集。

舞笛还有文学的“雄心”。《千秋诗光照西湖》一组十二篇洋洋数万言,足见其气魄之大、雄心之壮。写白居易,写出了宽厚与沧桑;写苏东坡,写出了健朗与旷达;写柳永,写出了落寞和不羁;写林升,写出了清幽和高远;岳飞的悲壮,陆游的忧愤,杨万里的刚直,李清照的深幽,还有朱淑真、于谦、龚自珍、秋瑾……每一位重量级诗人,都在舞笛笔下得以“诗光”般呈现,请他们组团出场,阵容豪华,灿烂辉煌,可谓大块文章。

“童心”养文,“雄心”育文,还得有“耐心”著文。写作者尤其是考究的写作者都知道,写作是耗心又耗力的活计,打造出的成品不只要自尊自悦,还要给别人看,期望得到别人的认可甚至赞许,因此不能有半点疏忽,偷懒耍滑是弄不出好文章的,倘若因自己的不认真不严肃留下白纸黑字让人取笑,情何以堪?文学不是百米赛,而是马拉松,

喜欢上了,就是一辈子的事,不必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应该坚定信念,校准方向,从容不迫,一步一步往前走。舞笛大约知晓这一写作的无形标杆,所以他不急不躁,不疾不徐,像老牛拉车,无需鞭扬蹄自奋——选题,游历,记录,查阅,考证,思考,撰写……这是一个寂寞的辛苦的过程,缺乏毅力没有耐性根本坚持不下来。看来舞笛有的是耐心,也沉得住气,一点一点做,一篇一篇写,还企望拿出与众不同的文字——以他自己的话说,秉持“文无定法”的观点,写出小说不像小说、散文不像散文、杂文不像杂文、游记不像游记,四不像的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既然“文无定法”,就无需顾及是驴是马是骡子,关键是亮出的文章成色要好。舞笛心存文学之志,且以认真的态度、以坚韧的毅力、以饱满的激情“状历史人物,探文化底蕴”,可赞!可嘉!可贺!

一位老作家说过这样的话:为人也好,为文也好,一定要能自洽。所谓自洽,我理解就是能前后贯通,能够自圆其说。说起来简单,其实并不容易。还有一种说法:一个成熟的作家,一定有属于自己的成熟的文学观。此话甚好!倘若没有“成熟的文学观”,写出来的东西定然会游移不定左右摇摆,为文为何?为何为文?写作者不但要清楚,还要坚定。舞笛显然读过不少书,在文学上也下过一番功夫,但文学取向似乎还不够明晰、不够坚定。

孔老夫子教导写作者“辞达而已矣”,表达清楚了就“已”,不必多说一个字。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教导写作者“唯陈言之务去”,话就更直接了。舞笛的文章,放得开,握得住,大开大合,



夏荷

梁军 摄

颇有气势,间或来几句俏皮话,显得潇洒、从容。就表达来说,文从字顺,基本上做到了“辞达”,但对“已”注意得不够,应该去掉的“陈言”还是有一些的。这么说有点苛求了,不过既然立志为文,就要高标准严要求,没听有句老话么——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智慧的写作者,不会担心读者不明白,其实读者的心里明白得很哩。

走笔至此,刚好看到当代作家、评论家李敬泽先生对散文的一段表述——

“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努力做到‘辞达’,努力做到直接地、有力地、清晰地、有逻辑地把自己生命力和世界里那些难以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这就是现代散文。”

虽然表达得有些曲折有些拗口,但其意蕴还是清楚的有力的,推荐给舞笛君,希望能细品、深思。

独钓寒江话留白

◇ 胡新波

浩渺无垠,一曳钓寒江。南宋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在数笔波纹、一叶扁舟外皆未施笔墨,却勾勒出一幅大气浩渺的冬日江景图,无画之处妙境无穷,萧瑟冬意及渺茫意境跃然纸上、引人遐思,这便是留白的美妙所在。

疏处走马,密处透风。中国画中的留白作为写意手法,一笔纸落,留白七分,无墨处或为山石沟壑或为浮云大江,展现了计白当黑的奇趣与意味,被广泛应用于艺术创作中。被誉为“南宋四家”的夏圭就是个中高手,夏圭的画多以边角构景,故而大家也称他为“夏半边”,夏圭笔下简洁、留白面积大胆,他的《远山图》《烟村归渡》《渔舟清话》等十二段长卷就酣畅淋漓地展现了留白画风。明末的八大山人、石涛,近代的齐白石、关山月也都是留白的高手,可以说中国传统画家都深谙此中奥妙。

留白遭贼取神,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艺术创作中时常可见。白居易的《琵琶行》,琵琶女一番嘈嘈切切错杂弹,在收尾处东顾西盼无言,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以静反衬琵琶乐声给众人带来的震撼与神思。沈从文在《边城》中写道:“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鲁迅笔下未出现任何

伤害祥林嫂的人,但是读来能感到四处有人将她推入绝境。这种笔外之意、韵外之旨在小说创作中就更为常见,也打通了读者与作者沟通的桥梁。

留白是艺术技法,更是种智慧与境界。给生命留白,就是要在自己的人生画作中留有余地,在忙忙那的时候给自己的身心放假,放缓步伐看看旅途风景;给人际交往留白,在父子、夫妻、友人的关系中,要保持一定距离才能持久;给城市规划留白,要拉开时空画蓝图,不能以现下的眼光一次铺满,给城市留有一片余地才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便捷和可能;给天地万物留白,对不可再生资源 and 濒危动植物的保护,都是种可持续发展的辩证智慧。

疏密有致,张弛有道;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留白,如瑟瑟冬日的一壶暖酒,如习习秋日的一曲高歌,如灼灼夏日的一扇明窗,如融融春日的一枝杨柳。放舟于碧波之上,留白之处如一处未知秘境,值得我们毕生探寻。

